

## 张视

□梁扬进

杜康逛街时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，好像小时候与他住同一个院子里的玩伴、俗称毛根儿朋友的张天硕。杜康招呼对方，对方与他擦肩而过，根本就不张视他。

过了几天，杜康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说他是张天硕，回老家了，想见见毛根儿朋友。张天硕约请杜康下午喝茶。

杜康准时赴约，张天硕已经恭候多时。“这不就是那个不听我呼喊的家伙吗？”杜康一看就

知道错不了。张天硕伸出热情的双手：“康娃，几十年了你的样子还是没有变，那么年轻！”杜康问：“我前几天在东城街看见一个人，就像你，我架势（大声）喊你，你都不张视我。那天你是不是走过那条街，穿件深红色西服、戴个眼镜？”“是我，就是我。”张天硕回答说：“那天我刚回来，办事有些匆忙，街上人多嘈杂，年龄大了耳朵也有些背，眼睛也不好使，很抱歉，我没有看到你。”

张视，又叫理视、耳视，不张

视不理视不耳视就是不理不睬之意。

老陈打牌深更半夜才回家，老婆脸色不好看，任凭他好话说尽，几天都不张视他。直到他递上诚意满满的检讨，请老婆大人开恩，老婆的脸色才稍稍好一点，嘴巴却不饶人：“根本就不想耳视你！我看麻将才是你的老婆！”“老婆大人请息怒。你坐下休息，我做饭去了哈。”老婆开了口，老陈知道没事了，屁颠屁颠地跑去厨房里忙乎。

## 画鸡脚爪

□陈世渝

画鸡脚爪勒个川渝方言的意思，相当于打平伙、AA制。

数十年前，有天嘿热，工作完我们在露天休息的时候，李四提议画鸡脚爪去买个西瓜来吃。大家纷纷响应，说勒个办法好，一哈儿逗抱回个大西瓜。几角块把钱，一人摊一点，个个吃得笑嘻嘻的，也是一种乐趣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上班的时候，一到中午，几个要

得好的师兄弟就凑在一起，画鸡脚爪吃饭。我们在一张纸上，画上像鸡脚爪一样的爪爪，有几个人逗画几个爪，分别在每个爪上写上3、5、8块钱等不同的金额，然后编上号码遮住。鸡脚爪的另一端，连着对应的流水号，看各人的运气，画到哪个是哪个。执笔者晓得哪爪钱多哪爪钱少，不能先画，剩下最后一个逗是他的。勒种游戏，类似抓阄。有人出钱少，有

人出钱多，“公平竞争”，没得说头，皆大欢喜，吃起来更有“胃口”。要是哪天想吃火锅，大家便多出钱，鸡脚爪逗值钱了，常常一二十块钱一个，那逗要看你的运气好不好了。为了增加刺激性，有时我们设置一爪为0元，哪个运气好选到逗吃抹和，欢喜惨了。

那阵的人，嘿门单纯可爱，穷作乐，寻开心。想起画鸡脚爪吃饭的往事，有点好耍。

## 有柴一道架

□汤飞

我给小孙子买了两袋牛肉粒，按道理说零食反正全都是他的，今天吃几颗明天吃几颗完全随意嘛，原本还想趁此机会教他细水长流的道理，结果小家伙不歇气，一连吃了一大把。我只好收起已经挤到嘴边的道理，说：“你这是有柴一道架，得空清院坝。也行，砍了树子免得老鸦叫。”

小的时候，农村的厨房还叫灶屋，灶屋里有土灶头，灶头身上有灶孔，我们一般都叫“灶轰”。偶尔贪玩，总是一次性架一大把棍棍柴，以为能捡个懒。其实这样做不但火苗燃不旺，还很危险——烧着烧着，柴尾巴容易掉到地上，如果惹燃灶面前的柴，那可不得了。所以，有柴一道架，未必是啥好事。

有柴一道架主要用来形容有些人性子急，总想着一步到位，不晓得有计划有步骤、心平气和地推进，或者说把好东西随随便便地“糟蹋”了，是珍惜的反义词。某些时候，“有柴一道架”的心态多少包含着几分赌的意思，一回押上全部赌注，赢就赢得痛快，输就输得精光。这通常不是生性谨慎的人干得出来的。

## 如皋方言“女人”多

□彭伟

沙壬先生是江苏如皋籍清末翰林、教育家沙元炳先生的侄孙。沙家为书香世家，又热衷于赓续地方文化。暮年寓居台湾的沙壬也不例外，他写有一篇《老来偏觉乡音好》。文中言及民国时期如皋方言对妻子的称呼多达7种：女将、堂客、女的、某儿媳、老婆、妈妈儿、娘子。

余生也晚，常闻妻子的如皋乡音尚有：女将、女的、老婆、妈妈儿。老婆、女的，表示妻子，几乎多地通用，无须赘言。此外，女将一词在如皋话中对应的是男将，分别表示女人、妻子与男人、丈夫。如皋位于淮河以南、长江以北，故而方言往往取自江淮官话，抑或吴语方言。男将、女将即源自江淮官话。不过，男将、女将不囿于江淮地区，今日

湖北地区也有此说。相传由明入清，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的故事，经过说书戏曲等传播方式，广为流传、深入人心。老百姓也喜欢用男将、女将来表示对男人、女人的尊称。久而久之，再由男人、女人的意思引出丈夫、妻子的意思。

异曲同工之妙的是：妈妈儿表示妻子，也是由女人过渡来的。《西游记》第55回中写道：“三人正然难处 只见一个老妈妈儿……”此处的老妈妈儿就是老女人的意思。如皋人常开玩笑：“等你儿子大了，早晚要娶个妈妈儿”，即娶个女子做妻子。许多具体语境下，妈妈儿就是妻子、老婆的意思。不过表示女子、妻子时，女将是尊称，妈妈儿有时会有些轻蔑的意味，像如皋

旧时流传一句歇后语：姜太公的妈妈儿（老婆）——穷神；又如“那个土财主又娶了个细妈妈儿（小老婆）”。

除去《老来偏觉乡音好》所录方言，妻子、老婆在如皋话中还可说成“婆娘”。如皋旧时有句有趣的农谚：蟋蟀儿叫，懒婆娘吓一跳。过去生活俭朴，秋天到了，各家农户穿着秋衣，但要准备过冬的寒衣了。有些妇人平日里懒洋洋的，不思量寒衣的事情。直到听闻蟋蟀的叫声，她们才恍然大悟，想起来整理出一家人的寒衣。在这句农谚中，“婆娘”的说法，显然对女人、妻子带有些许讽刺、轻视的意味。日常生活中，如皋人很少用婆娘一词。我就未听如皋乡人说过婆娘一词。



## 狗过桥

□贺卫国

儿子上初中以前，每年农历九月十八日，老婆总会叮嘱准备去上班的我：“今日狗过桥，记得早点回来吃夜饭哟！”除非有实在推却不了的应酬，我通常会痛快地答应，因为在我的家乡湖南双峰县梓门桥镇，“狗过桥”通常指小孩过生日。儿子过生日，我能不早点回家吗？

古人迷信，认为小孩精神气衰，心智不足，易被鬼怪摄魂，若给小孩起一个“贱名”，就会大大降低孩子生病与夭折的概率，于是有了“名字贱了好养活”的俗语。而且，在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，人死之后，魂魄都要过奈何桥。在许多地方，还在这一传说的基础上衍生出另一传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说：假若逝者的魂魄走到奈何桥对面，又能走回来，重归肉体，就会死而复生，继续活下去。

笔者家乡地处偏僻，交通闭塞，古时医药事业发展落后，为了让小孩更好养活，迷信思想严重的先人就在上述传说的影响下，借用“狗过桥”来指小孩过生日。从字面看，“狗过桥”中的“狗”代称小孩，“桥”指奈何桥，指小孩像狗一样走过了奈何桥，实际上指小孩战胜各种病痛灾难，安然无恙进入了新的一岁。

如今，人们仍喜欢用“狗过桥”指小孩过生日，但自带的感情色彩只有亲昵与戏谑，而不再带任何迷信意味。

## 成圆儿子打发女子

□肖洪江

川北方言成圆儿子，是指为儿子办婚事。打发女子，是指嫁女儿。儿时的记忆里，农村家庭普遍多子女。大人们见面总会问：“你好久成圆儿子，打发女子呢？”“我老大成圆了，老二打发了。”说明大儿子、二儿子都结婚成家了。

那些年，一家办酒席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要被请去吃酒。九盘九碗是当时最丰富的美食了。乡亲们吃好喝好的同时，观看新娘和陪送的嫁妆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

邻居大爷家8个子女，老大是女儿先出嫁，正读初中的我，算是有文化的后生，他们让我帮忙写礼单，在出嫁仪式上宣读，意思是晒一晒嫁妆。

女子出嫁前一个月，可以不参加劳动，在家做针线活。为娘家、婆家每个人做双千层底布鞋，展示女子的心灵手巧。村里还会挨家挨户请出嫁女去吃转转饭，也叫起身饭，以示祝贺。

女子出嫁，由姑娘变成媳妇，都要“扯脸”。作为一种成人仪式，出嫁的女子要找几个要好的姑娘一起用丝

线“扯脸”。先用柏枝烧尽的灰在脸上抹匀，然后，一个姑娘手拿丝线，反复把线一拉一合，带动丝线不停地在出嫁女子面部绞动，慢慢地扯完了脸上的汗毛，最后眉毛也修得犹如弯弯的柳叶，秀气的脸如同换了一张，变得光滑白净了。

礼单我也写好了。那时农村生活相对贫穷，大爷家打发女子的嫁妆有：两床被褥、两对枕巾、两口箱子、一架雕花大床、一个衣柜、一个写字台、一个梳妆台、一套餐具。当然，嫁妆里还有刺绣，如绣花枕头、绣花鞋、绣花手帕。

打发女子出门那天，邻居大爷家送亲的人是八男八女，男方接亲的32人，在悠扬喜庆的锣鼓、唢呐、鞭炮声中，新娘离开了朝夕相处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乡亲，奔向新的生活。

成圆儿子，更是隆重。院子里么爷成圆儿子时，给了女方父母60斤猪肉，20斤白酒，6套的确良、灯草绒衣服，60元礼性钱。

成圆儿子打发女子，是农村传统习俗和文化价值的传承。